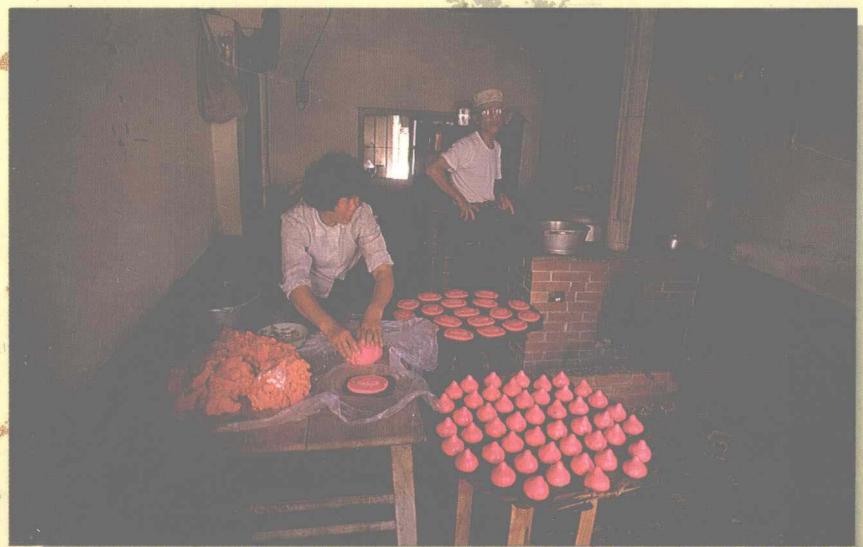


協和台灣叢刊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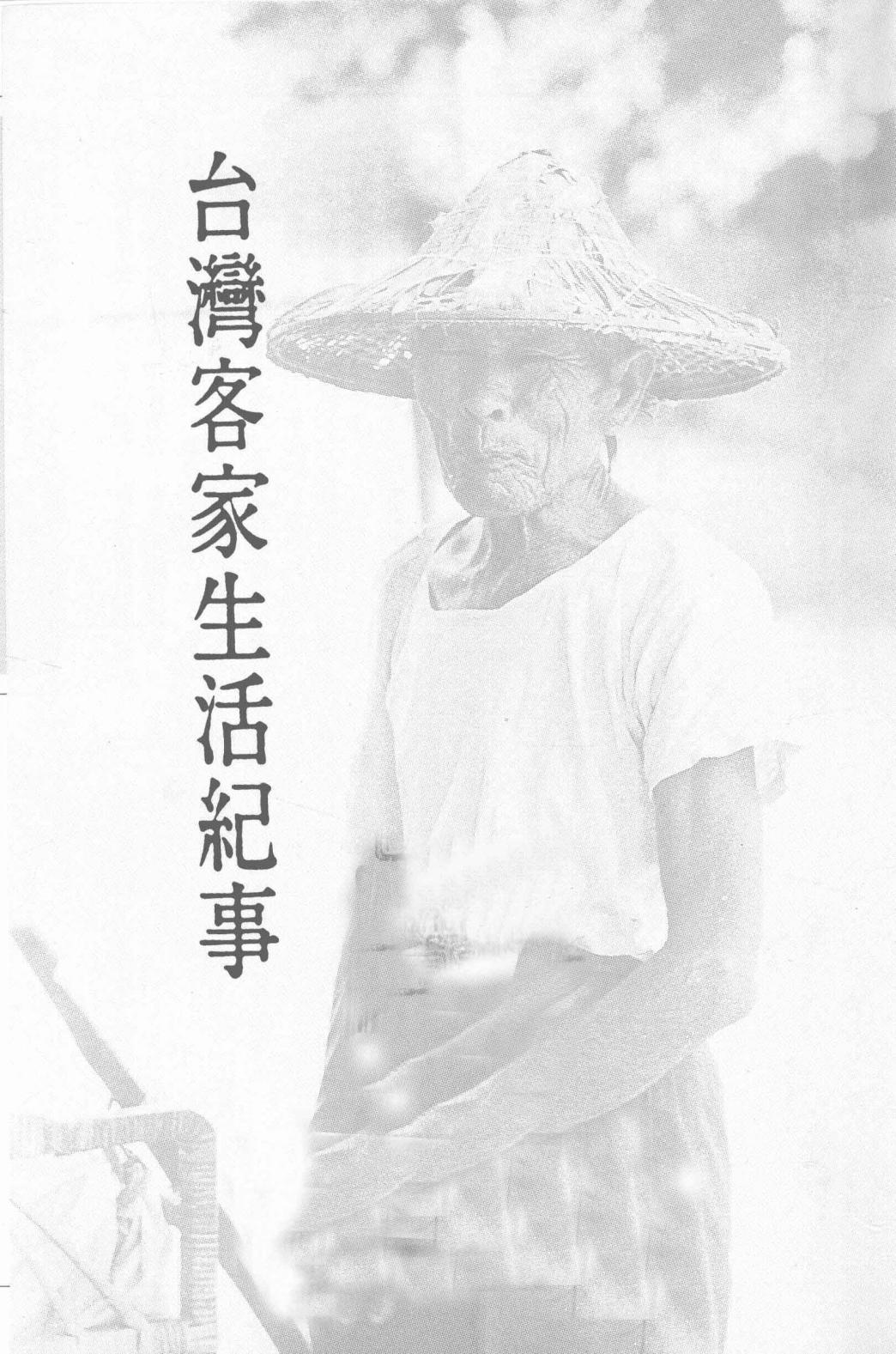
台灣客家生活紀事

黃秋芳 / 著 ■ 賴添明 / 圖



臺原出版社

台灣客家生活紀事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台灣客家生活紀事／黃秋芳著。—第一版。—

北市：臺原出版發行：吳氏總經銷，民82

面： 公分。—(協和台灣叢刊：35)

ISBN 957-9261-39-3 (平裝)

1.客家—社會生活與風俗

536.21

82003443



● 協和台灣叢刊 35 ●
台灣客家生活紀事
著者／黃秋芳 繪圖／賴添明
責任編輯／李志芬
校對／張陽福、黃秋芳、李志芬
發行人／林經甫（勤中）
總編輯／劉遷月
執行主編／詹慧玲

出版發行／臺原藝術文化基金會・臺原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仁愛路一段34號4樓

電話／(02) 233577277
郵政劃撥／1264701~8

出版會記／版權台業字第4356號
法律顧問／許森貴律師

地 印 刷 地 印 刷
址／台北市長安西路246號4樓
址／柏森印刷

總 編 著 著 編
輯／吳氏圖書公司
地 址／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788號5樓

電 話／(02) 32340003
價／新台幣1150元

定 版 稿／一九九六年(民八十七)四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來喫客家菜／28

——存露原味原色的客式飲食

喝茶／32

——沈苦簡單的客家滋味

神豬／36

——分享神豬也分享鄉里情分

融入流行文化／40

——浮現抬面的客家話

嘗一嘗幫工滋味／44

——回顧客家族群的「換工」精神

美濃伯公／48

——展現客家風水觀的「化胎」格局

文學裏尋客家／52

——以「硬頸」精神開拓文學路的客籍作家

檢骨與風水／57

——壘壘金鑿後的流徙歲月

第二輯／客家歌謡紀事

除了KTV以外／62

——唱出自豪情的客家謠

病子的滋味／65

母心的縱恣與慾望

月光下的秀才郎／70

滄桑人間的一則幻想

男有分，女有歸／74

客家語系裏的「鼻公」與「拳頭嬌」

愛火如焚／78

山歌酬唱結姻緣

斷愛／83

斷情歌中的曲折奈何

那有山歌船載來？／88

傳情表意錄生活的山歌文化

你快樂嗎？／92

知足常樂歌中的生活智慧

聽一篇詩／97

吟咏初婚的甜蜜溫存

古早的腦筋急轉彎／102

生動有趣的客家謎歌

第二輯／客家風情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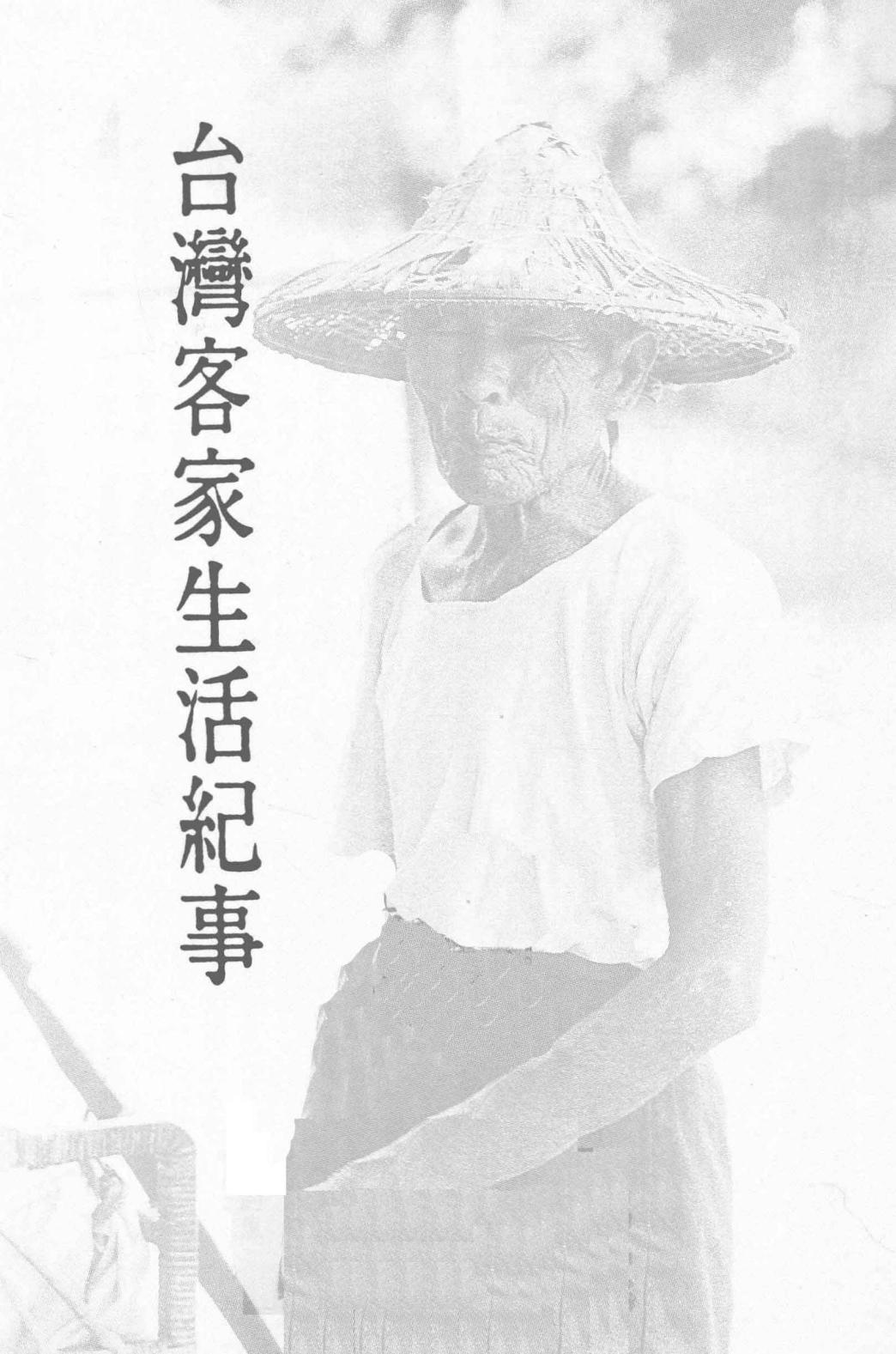
客家的諺語人情／一一〇

——以簡樸字句為生命下註解

作客／一一五

- 有錢人個命卡耐／一一六
 - 億介伯公有庇祐／一一七
 - 有閒來瞓／一三三
 - 大登殿／一四四
 - 車子裏都是風／一五三
 - 阿逸／一六〇
 - 陳韻珍／一七八
 - 看啊，舊屋著新衫！／一八七
- 〔附錄〕[^]作客^v 引用客語說明／二〇五

台灣客家生活紀事



讓傳統文化立足 世界舞台

《協和台灣叢刊》發行人序

這是一種相當難得且奇特的經驗，四十歲之前，許多人常會問我的，總是一些生理與醫療方面的問題；四十歲之後，我最常思考的卻是文化方面的問題。

如此南轅北轍的改變，最主要的原因，應該是來自我的經驗法則：跟每一位成長在戰後的一代相彷，自童年長至青年，無論是家庭、學校或者是整個社會給我的壓力，只是讀書、考試、考試、讀書；而我也一直也沒讓人失望，唸完醫學院後，順利負笈英國，接着又在日本拿到博士學位，先後在美國及台灣擔任過許多人

欽羨的婦產科醫生，也因此，讓我有太多機會在世界各地認識不同的友人。然而，這樣的機會卻總讓我感到自卑，這自卑並非來自專業知識，而是每每交換及不同的文化經驗時，少數識得台灣的友人，也僅知道這個海島擁有七百億的外匯存底而已。

這個殘酷的事實，逼着我不得不慎重的思考：什麼樣的文化，才足以代表台灣？

一九八三年間，我結束了在美的醫療工作，

回台全力投注於協和婦幼醫院的經營，由於業務的需要，常有機會到日本去，有一次在橫濱的一家古董店裡，發覺了十幾尊傳統布袋戲偶，讓我突然勾起兒時在臺南勝利戲院，坐在長排椅的椅背上，看內台布袋戲的情景；不久後，在大阪天理大學附設的博物館，看到那尊清乾隆年間的戲神田都元帥以及古色古香的「六角棚」戲台，還有那些皮影、傀儡、木雕、銀器、刺繡與原住民族的工藝品，讓我產生極大的感動，忍不住當場流下眼淚。

我的感動來自於那些代表先民智慧與工藝水平的器物之美；忍不住掉下的眼淚，則是因為這些製作精巧，具有歷史意義又代表傳統文化精華的東西，在這外邦受到最慎重的收藏與保護，但在當時的台灣，除了某些唯利是圖的古董商外，根本乏人理會！

除了感動，同時也讓我感受到日本文化侵略的危機，這種危機感也許可溯自大學三年級的暑假，我參加基督教醫療協會，到信義、仁愛、望洋等山地部落，從事公共衛生的醫療服務時，便深刻體會到日治時期對台灣山地的積極

錯的根基，其深厚的程度甚至令人驚駭，只是當時的情況，個人並無力改變什麼。及至一九八〇年前後，我結束學業，回到台灣後，第一件事便是找到彰化教育學院的郭惠二教授，試圖回到山地經營一個模範村的計劃，結果模範村計劃因故流產，而那次再回山地，讓我不敢置信的是，由於電視進入山區，使得原住民族的文化幾近完全流失，少數保存下來的，卻是日治時期的文化遺產。

這是多麼可怕的文化侵略啊！難道連日本人走了，都還能予取予求地用區區的金錢，換取我們最珍貴的傳統文化？

如此揉合着感動、迷惑又驚駭的心情，讓我在東京坐立難安，隔天，便毫不考慮地到橫濱那家古董店買回店中所有的布袋戲偶，同時又透過種種關係，買回「哈哈笑」劇團最早那個被台灣古董商騙賣到日本的戲棚。

那絕不只是時的衝動而已，我很清楚地告訴自己，只要在我的能力範圍之內，將盡可能地尋回這些流落在外的文化財產；這些年來，雖沒有明確的收藏計劃，但只要是價値的東

嚴格說來，我是個典型受西式教育的人，加上長年在國外的關係，讓我對藝術或者文化，都懷有較深且闊的世界觀。

最早我在英國唸書的時候，便跑遍了歐洲重要的美術館，後來每次出國，只要有機會，決不會錯過任何一個可觀的現代藝術館。

除了參觀與欣賞，我也嘗試着收藏一些美術的東西，收藏的目的，除因個人的喜好，當然也因為美好的藝術品也是不分國界的！

也許有人會認為，在這傳統與現代之間，必有無法調和的衝突之處，我又如何面對呢？其實，我從不認為這兩者之間會有相互矛盾或衝突之處，任何一種藝術品都有其共通之美，而其中蘊含的不同文化特色，正足代表那個民族的特殊之處，傳統的彩繪與現代美術作品，正是兩類截然不同的作品，正因其不同，我們才能在彩繪中，體認先民的精神與生活狀態，它的價值，除了美之外，更在於它所蘊含的特殊文化表徵。

當然，時代的快速進步之下，傳統的美術、工藝與文化，面臨了難以持續的大難題，導致這個問題的因素頗多，例如政府政策的不當、教育的偏頗以及社會的畸形發展，讓戰後的台灣人擁有最好的知識教育，卻完全缺乏生活教育，終造成今天這個以金錢論成敗，從不考慮精神生活的社會型態。

過去，也有許多的專家學者，對這個病態的社會提出不少頗有見地的意見，但我一直認為，任何一個正常的社會，必要擁有正常的文化。台灣戰後以來，政府當局全力追求經濟建設的成長，卻不顧文化水平一直在原地踏步，直到近幾年，有關單位似乎也較積極地從事文化建設；只是，當中共的廣東省政府，花了兩億美元整修一座五落大厝，成為一座古色古香的廣東地方博物館時，台灣的左營舊城門才剛剛被毀，半毀的麻豆林家也被拆遷，這樣的文建設又怎能談得上什麼成績呢？

在這種種難題與僵局之下，要重振傳統文化，重新獲得現代人的肯定，甚至立足在世界的舞台上，就不能光靠政府的政策與態度，而是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付出關心與努力，用現

代化的方法與現代人的觀點，提昇傳統文化的品質，再締本土文化的光輝。

從開始收藏第一尊布袋戲偶起，彷彿便註定我將走上這條寂寞卻不能後悔的文化之路。

過去那麼多年前，只是默默地收藏一些珍貴的文化財產，我當然知道，光如此是不夠的，但直到今天，時機稍稍成熟，才敢進行下一步的計劃。

這個計劃，大概可分為三個部份，一是成立出版社，二為創立臺原藝術文化基金會，三則創設臺原傳統戲曲文物館。

臺原出版社成立的目的有二：一是專業台灣風土叢刊的出版，這是一套持續性的計劃，計

劃每年分三季出書，每季同時出版五種台灣風土文化的叢書，類別包括：民俗、戲曲、音樂、歷史、工藝、文物、雜俎、原住民族等大類，每本書都將採最精美的設計與印刷，用最通俗的筆法，喚醒正在迷茫與游離中的朋友，讓更多的朋友重新認識本土文化的可貴與迷人之

處。我深信，只要持之以恆，所有努力的成績不僅將獲得關愛本土人士的肯定，更將贏得國際間的重視；二為出版基金會的專刊，臺原藝術文化基金會成立之後，將有計劃地整理台灣的傳統藝術之美，諸如戲曲之美、偶戲造型以至於建築、彩繪之美……等等。

至於基金會與博物館的創立，則是我最大的目標，這兩個計劃其實是一體的，博物館只是基金會的附屬單位，主要的功用在於展示基金會所收藏的文物與美術品；至於基金會本身，除了推廣與發展本土文化，定期舉辦各種研習營與表演、演講，更將策劃舉辦各種世界性的文物交流展，目的除了讓國人有機會打開更廣闊的視野外，更重要的是讓本土文化立足在世界的舞台上。

讓本土文化立足在世界的舞台上，不僅是臺原藝術文化基金會與出版社努力的目標，更是每個關愛本土文化人士最大的期望，不是嗎？畢竟唯有如此，才能重拾我們失落已久的自尊！

比客家妹仔更客家

陳舜政

个福佬妹仔

序 《台灣客家生活紀事》

秋芳要我爲她的新著《台灣客家生活紀事》寫一篇序。一如往常，我又在心中的暗暗叫苦聲中爽快地答應了。真的，我不敢接這件苦差使，我實在也不應該接，因爲這許久許久以來，我總是這麼忙碌，常常都忙得喘不過氣來，即令勉強騰出時間來試著執筆，也因腦力眼力的嚴重衰退而往往爲一篇短文費盡僅餘的力氣，稿成後還要爲不如己意而深自懊惱。

真的，我又何苦呢？

我爲什麼不婉言相拒呢？……

秋芳是我多年來的朋友。有段時間她住在龍

潭，腳踏車約十分鐘路程，有過幾次互訪，以後她搬去中壢，也就少見面了。不過她在我印象裏是個「奇女子」，她的才華、識見、行徑，我想大約只能用一個「奇」字來形容，是我爲數不算少的女性友人中極特異的一位。而她的才華與世不同的種種生活方式是我所極爲佩服、推崇的。這是說，我們大約可以歸於「忘年之交」之類。這樣的她，又是一個福佬女孩，竟然投身客家社會之中從事她的事業，展現她的理想，然後有這麼一本寫客家種種的書誕生。我又焉得狠下心來說個不字呢？

她寄來了少數幾篇其中的文章，外加一篇自序。我沒有足夠的時間，眼力也不許我細看全書文稿，所以我請求她這麼做的。我先看了其中的自序，我為之拍案驚奇者再！

在我不知不覺間，她成了一個比我想像中更奇的奇特女子。無以名之，只好說她是：

「比客家妹仔更客家個福佬妹仔」

在自序中，秋芳娓娓道及她投身客家社會的緣由，是因為一個朋友在閒聊中偶然說了客家。人之所以被普遍認定是畏縮的、自卑的、西瓜靠大邊的族群的一句話：「福佬客家還是一起被外省人管比較好，否則外省人走了，少數的客家人就要被多數的福佬人欺負了。」

這話使秋芳在負歉的感覺裏，思索復思索。

她開始懷疑閩南話為什麼叫「台語」，閩南歌謠又為什麼叫「台灣歌曲」。還有，為什麼大部份的客籍明星不得不藉北京語及閩南語歌來討生活？

其實，這些疑問早已是習慣成自然，恐怕激不起人們絲毫的興趣或疑惑了。但是，客家人對此，內心會起反應的，固然不少，見怪而不

怪的，或認為已是無可挽回、只有順其自然的，恐怕居多。過去在在野陣營裏曾經有人據理力爭過，表面上有了共識：「台語」一詞的含意，應包括福佬語、客語、原住民各族語等。文化界之間，有人主張應把北京語也視為「台語」之一種，同意此見解的人也不在少數。然而在社會一般情形上，或者在媒體上，「台語」一詞依然只是「台語」，並沒有福佬語以外的多種語言被含括在裏頭。甚至常常地，還可以看到或聽到「台語」與例如「客語」等語言被並稱在一起，乾淨俐落地把台語與客語區分開來了。於是衍生出來的結果竟然是「你們客家人如何如何，我們台灣人如何如何」，乃至反過來的說法，前者福佬人把客家人摒除在台灣人之外，後者客家人把自己給摒除出來了！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好久以來也有這樣的疑問，就像秋芳那樣地。我也記得每逢這樣的時候，內心裏陡然會昇起一份悲哀、傷感，有時還會是憤怒。

最近，我也碰到一事：我們在陽明山上辦了

一個台灣文藝營，標榜的自然是純種的本土文學與本土文化，講員之中福客都有，也有遠從加拿大與日本特地請回來的。他們講課時自然是自由發揮，運用自己認為較能表達的語言，於是清一色用北京語或福佬語的，也有兩種語言交雜發聲的。我以營主任身份，僅於致詞時開頭一句：「各位朋友，各位學員，大家好」用了客語，換得一陣掌聲之後就全部改用北京語。連我們請來的「原舞者」諸君用他（她）們各自的母語致客套的首句話，也都無例外地受到熱烈掌聲。我心中微微地激起了一陣小小的喜悅，暗想我們這兒儘管還需要借重北京語為共通語言，然而多元語言——也即是多元文化——的美妙社會景觀已初露端倪，不同族群的融合，應是可期而待之的事。

然而，似乎我心中的這麼一個小小的喜悅都還沒有消失呢，第三天晚上我不期然地碰到了一件事。晚餐後，我在林木下的小徑上散步，忽有四個年輕女學員告訴我，她們因為明天另外有事須提前下山離營而去。我自然是同意了，不料其中一位突地微揚起嗓聲說：她們聽

……走筆至此，忽覺野馬跑遠了，趕快打住。其實我想說出來的一句話，應該是「比客家妹仔更客家個福佬妹仔」黃秋芳，在我這個投身「客家運動」有年，弄得一身疲累的老人來說，尤其她即將問世的這本著作，未嘗不是一個救贖——有這麼一個福佬妹仔，她投入於客家生活、客家風情裏，去體會，去發現，去表達，還有，也許可用一個稍稍誇大的詞：去歌頌……

她說她對客家人欠著什麼，這也使我想起遠在華府工作的一個老友黃君。面對一個操著流利的福佬語的客家人對他說：「原來你是台灣人，失禮失禮」時，他感到自己是仗著佔絕對多數而對別的族群視若無睹乃至蔑視的「加害

者」之一，正在迫使一個「被害者」對他顯現出類似阿諛的奴隸身段。這是黃君在給我的信中談起的，已經是幾年前的事了，但是印象依然深刻。他與那位福佬妹仔秋芳，對我來說都是空谷足音，彌足珍貴。

在秋芳筆下，一些客家婦女竟是那麼溫婉而

柔情似水，就像她在〈溫柔客家〉裏提到的「謝媽媽」。讀著秋芳令人著迷的描述，使我禁不住心胸裏充滿著「我見猶憐」的柔情感覺。是秋芳本人給我的感覺呢？抑她筆下的人物，都已無關宏旨。或許秋芳在這麼領悟著客家，描述著客家婦女之際，她本人也染上了客家婦女的柔情意味。這也使我想起我在筆下創造出來的若干客家女人。她們堅韌地承受著人間大地之苦，卻依然活得那麼尊嚴，而其實骨子裏，她們所本能地具有的女性的柔情，正與秋芳筆下的客家女人是不謀而合的。連她所寫下的客家名菜「豬腸炒薑絲」，似乎都別有一番風味了。「……微透明，如一小截一小截溫潤的軟玉，入口，立刻有腴汁在齒間流竄，薑的辣，醋的酸，全都攪和在一起，有一種豐厚忙碌的錯覺，

光是咀嚼，都有豐年節慶餘味。……」

豬腸，該是再平常不過的菜色了，但在高手炒作下，它可以成爲客家名菜，而在秋芳筆下，光是這麼一段文字就夠使人口液直冒了！

這就是這位比客家妹仔更客家個福佬妹仔的神奇處。

寫寫停停，停停寫寫，這篇無雜的短文寫了好久好久。有幾次還是夜半不寐，忽然想起，在凜然的冬寒裏呵著手寫下的。似乎可以就此真正地打住了。看看秋芳寄來的這本書的篇目，很自然地竟然好想看全書起來了。是個很熱切的期望與好奇：除了前文裏所讀的以外，這位福佬妹仔用全心全靈地去感受到的客家，究竟還有哪些呢？

當然，我不久便可以看到。在擱筆之際再回來想說的話，於是告訴自己：即使這又是篇蹩腳的「序」，然而我就不要再不知足了！

一九九三年三月識於九龍書室

溫柔客家

——《台灣客家生活紀事》自序

很多事情，在發生之前我們都無法想像。

在飢餓之前我們沒辦法想像自己在面對欲望和引誘時的無助和卑微；在愛戀之前，我們不能接納；在解嚴之前，我們從來不曾尊嚴地挺起腰桿子，談說著不同的聲音。甚至於，在下一個白日來臨以前，我們仍然不確定自己是否一如昨日。

時代越是文明，這種危疑和不確定的感覺越是強烈。

總覺得我們欠缺著一些什麼，可是也不確定。是不是這種「不確定感」蟄伏在我們的身體裡，像一枚「不定時炸彈」，稍不留心，就要引爆、炸開，讓我們無所避讓地毀滅於一瞬？常常，在日日重覆的生活裡，被這樣的不定

時炸彈意外驚嚇。

有一天，幾個很好的朋友聚在一起。難得的好風好日。不必定怎麼地談一談現況、未來，以及一些不著邊際的夢幻理想，並且在安全的距離以外，罵一罵幾個被當做政治圖騰的名字，好像這樣就可以把日子過得很滿足。

只可惜，很多事的發生，我們無法想像。就在那個美麗的陽光午後，那些我們自以為安全的話題裡，隨意停停說說，茶香很濃，有一位我們一直感覺不到太大差異的客家籍朋友忽然說：「最好，福佬人和客家人能一直被少數的外省人管理著，這樣很公平。否則，等外省人回到中國，少數的客家人就要被多數的福佬人欺負了。」